

歷代史論卷十

明太倉張溥論正

唐

太宗討龜茲

焉耆謀叛。龜茲王布失畢遣兵佐之。太宗赫然議討。其夜月食昴。詔曰。月陰精用刑兆也。昴胡分數且終。乃命阿史那社爾等連師進擊。未幾破大城五降小城七百餘。虜其王相歸。夷虜興亡上應天象。卽小醜猶然哉。郭孝恪楊翟奇士少從李密後歸太宗策破王世充竇建德功出諸臣右。焉耆王龍突騎支與西突厥婚約爲輔車。不朝貢。其所恃者都城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緣外。唐兵雖神不能渡也。孝恪倍道絕水。夜傳堞達曙。諫而登鼓角轟哄。執突騎支以來。時天子坐堂上。度功萬里。料二十二日。孝恪必破焉者。蓋彼威勇夙著。入虎穴得虎子。班超降鄯善。耿秉擊車師。斯其人也。旣討龜茲。破其國城。自留守。遺餘軍分道進長勝之餘。謂可談笑制人。乃那利收合散亡。與城內胡結鼓譟。轉襲孝恪。鬪死。威行窮漠。而命蹙一城。蟻隙潰堤。言之烏邑。孝恪出營時。國人獻言。亦云那利出亡。勢必爲變。願謹備之。孝恪忽不問。父子死敵。凡人千勝。不當一敗。蝮蛇螫手。斷腕不及壯士。當此難以救矣。崔義超曹繼叔募兵再戰。那利就擒。虜固易制耳。狎則噬人。屈則稽颡。亦視所備者。

何如耳。太宗受俘紫微殿。待布失畢以不死。大唐至仁。然那利有殺孝恪罪。未可赦也。縱之歸國。任其蒸逆。後復煩斧鉞。龜茲方定。一時逋誅。沒世有害。卽彼國君何利焉。

太宗平高昌

先將高昌來屬。敍明。

無穢。止可。惟此有別致。情聞。運以升。事亦可。

敍高昌之歸唐。

明唐之懷遠以誠。

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田地城戊己校尉所治也。其王麴伯雅。隋時妻華容公主。蓋宇文氏女也。唐武德初。伯雅入貢。既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及太宗之世。貢獻不絕。字文女賜氏。李更封常樂公主。中國保宇出於誠心。非若敕勒貌附。賜以精刀寶鞭而已。文泰不恭焉。耆來訴。帝往問狀。猶不悛順。驕倨自大。意謂伏蕩之雉不畏鷹。曉穴之鼠不畏貓。迨唐師臨磧口。惶悸發病。夜郎恃遠于賓疎。漢彼不覩天子之師。烏知中國威武哉。文泰疾死。智盛當國。孺子何知。可服而舍。侯君集伐不乘。葬勝不顯。兵其晉文公之服原人乎。智盛謁軍門。辭尚未屈。薛萬均勃然起。流汗伏地聽命。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其謠果驗。俘獻殿庭。舉國內屬。智盛智湛爲唐臣僕。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至是而亡。以小抗大。甯有利焉。太宗旣平高昌。改爲州縣。魏徵褚遂良固諫不聽。後西突厥數入寇。乃喟然悔也。唐旣富強。但能絕麴氏之世。不能獲高昌之用地。實限之。非人力所及。使太宗明。漢光武不置西域都護之意。則無是舉矣。侯君集取高昌兵不血刃。歸下獄。吏岑文本訟之。乃出比之劉向疏。甘延壽陳湯功曷異哉。

此固兵力所不到。

收得淡逸。

慕容伏允。夸呂少子也。襲兄位而妻其妻。素懷不順。會隋末喪亂。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唐高祖卽位。始與連和。貞觀時。復梗命負嵎。太宗詔使屢出。終無悛心。不得已而興師出討。義兵有名。非若拾貳無罪。魏文成獻文窮武相加也。李靖年老。帝不欲勞以兵戎。獨慷慨請行。耀武虜塞。廉頗馬援。勇猶不如。侯君集等佐之。轉戰無敵。至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土靡冰馬秋雪。既次星宿川。達稍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亦已功高瀚海。勢崇國靈矣。伏允初拘天子行人。統黨項驍衆。意氣厲盛。後連殲中。從者僅百騎。無聊自經死。蓋彼有臣天柱王。而爲謀不忠。有子順。而二心不孝。皆所以速亡也。伏允向事唐。惑天柱王。乃抗衡順。斬之以降於秦中國。爲正。然父死謂何。不可言也。吐谷渾初起時。兄弟悲思。母子涕泣。孝弟之風傳於竹帛。其衰也。鬼王訶背夸呂。順背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上隴。貽謀蕩如。能無痛乎。伏允西走。燒野草以困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按軍都州。徐圖進退。君集善計。二軍始出。惟君集善謀。亦惟靖善斷。兵貴神速。塞外之威。不同於河上之師。久矣。順既爲可汗。國人不附。卒遇殺。子諸曷鉢立。尙唐弘化公主。其相宣王跋扈。謀作亂。席君買威。信王討誅之。彼順禍猶伏允而跋扈逆甚。天柱豈國家長世之兆也。

貞觀君臣論治

太宗平吐谷渾

○明吐谷渾之當討

○與贊武有異
可與鼎力

極形兵威之盛

何用

有此臣

○遂見福亂

殊異孝友世承之誼

○收到兵威之盛上

伏允父子之間。咸有賊心。陰山上隴。貽謀蕩如。能無痛乎。伏允西走。燒野草以困唐兵。任城王道宗。欲按軍都

州。徐圖進退。

君集善計。

二軍始出。

惟君集善謀。

亦惟靖善斷。

兵貴神速。

塞外之威。

不同於河上之師。久矣。

順既爲可汗。

國人不附。

卒遇殺。

子諸曷鉢立。

尙唐弘化公主。

其相宣王跋

扈謀作亂。

席君買威。

信王討誅之。

彼順禍

猶伏允而跋扈逆甚。

天柱豈國家長世之兆也。

孫唐家一代

周易

確有成算
提綱挈領
無不織悉
事備而文
氣雄古筆力
折穎演氏曲
此唐論得
可與抗爭
所以載當
所失在此
收到正意

分注三案
又言無藩鎮之害

總挈三案

爲禍滋甚

一段先論藩鎮

嘉謀畢陳

於慮始終

以爲圖

夫太宗時

論治若渴

求治若渴

時論

朱滔在冀

王武俊在趙

李納在齊

全忠卽欲爲曹操

司馬懿烏能動哉

然當

日諸侯制全忠者

李克用助全忠者

韓建李茂貞

唐不用其制者

而用其助者

速亂而已

豈繫藩鎮之存亡乎

且論唐大勢所難去者

非藩鎮也

安史之亂

肅宗能先取范陽

則傾賊根本

而可無藩鎮

張忠志薛嵩田承嗣

融與王承元田弘正則

魏博鎮冀盧龍皆安而可無藩鎮

王庭湊等連叛

穆宗能銳意征討

如憲宗之平淮蔡

則河朔再靖而可無藩鎮

藩鎮之禍皆天子致之

未嘗有半不可拔之勢也

藩鎮漸微

大盜四起

寵助之黨爲

黃巢黃巢之黨爲全忠

助巢叛唐而誅之

以其爲盜賊也

全忠歸唐而用之

則盜賊而又藩鎮也

宰相誅宦官

則召藩鎮崔胤是也

宦官殺宰相亦召藩鎮

韓全誨等是也

究之宰相死

宦官死

天子亦死

全忠遂攘神器而

有之然則罪唐亡者

獄將安歸乎

肅宗以前國家之憂在女寵

肅宗以後國家之憂在宦官

嗣聖之女禍莫烈

之不減而

世之不能啓

迫其後嗣

此非殆謀

失守也通

家爲代之

唐

一段論女寵

南衙北司皆以藩鎮爲重

以上論藩鎮已畢隨用四語統結全唐大勢因以起下半篇

應深嫉朱亡忠憲

篇奇也。反於丁則不折正逆筆於觀論治只點出用以正意收逆斯爲第則百變

無逾

作法即

斯

意可

處

斯

只

貴妃之餘也。武后虐而殺子。韋后賤而弑君。楊妃無其罪。召亂反甚焉。婦人之勢積久而潰也。

肅宗鑑於楊貴妃而不能遠張良娣。鑑於高力士而不能去李輔國。魚朝恩鑑於安祿山。史思明而不能馭武夫。悍卒雖中興

之主。竇益亂之君也。乾元而降。宦官日盛。再更三主。則陳弘志立穆宗。王守澄立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贊

立宣宗。王宗憲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甚而陳弘志弑憲宗。劉克明等弑敬宗矣。宦官

弑君而不問。立君而不疑。天下之權畢聚於宦官。天下之怨亦畢聚於宦官。文宗懷報獻之悲。宋申錫等抱陳

寶之恥。無如之何。而有崔胤者。出則又何進袁紹之不若矣。夫婦人寵過則覆宗。宦官勢極則滅種。人君愛之

適所以害之也。然有小人憑焉。則自人主下至婦豎。莫不交爲之用。玄宗英主也。李林甫用之。終身不悟。而幽

陵叛。興德宗猜主也。盧杞用之。死猶見思。而梁州再竄。許敬宗。李義甫。長高宗之惡。則武后立崔湜。鄭愔結韋

武之歡。則五王死。天下莫智於小人。莫愚於爲小人用之婦豎。又莫愚於用小人婦豎之人主。太宗樂拜昌言

慎終如始。其君臣論議詳矣。一傳而卽亂。治法易治人難也。讀貞觀政要者能無望賢子孫哉。

○論斷不外錄兩

被的之旨○

○此言兵威之盛與遼東作反略

○出貞觀論治

○此言兵威之盛與遼東作反略

○小人爲禍可畏

○層層遞入沒肌膚

○通篇皆是言子孫之失故以二語作收

○此言兵威之盛與遼東作反略

唐平遼東

猝攻且暫遼孫
下者不守鄭
遼道升
城阻
可

唐太宗說高祖起兵太原。立克長安。降李密於黎陽。俘竇建德於河北。禽王世充於東都。芟劉武周於并州。翦

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

平之。○此言兵威之盛與遼東作反略

○此言兵威之盛與遼東作反略

其明切太宗遠其議而親觀六亡殺傷已死後立功非不顯矣。於本極力事後復振救志在雖無事而悔而死。公所言已而用兵論如太宗志在雖無事而悔而死。公所言已而用兵論如太宗志在雖無事而悔而死。

爲州縣。史稱除亂比湯武。用兵若黃帝於古未有也。獨遼東一舉。拔高麗十城。斬首四萬。不能成功。心懷哀痛。兵力極盛

均事後之悔

非無名之師

安頓一筆

非敗北之師

非敗北之師

三語已盡隋唐之失

象生於所忽

有悔之無及者

有悔之無及者

有悔之無及者

有悔之無及者

至馳驛祀魏徵柳城祭戰士幾於漢武之悔輪臺。儒者責帝玩武。困於小夷。然貞觀十六年。陳大德出使高麗。

有悔之無及者

歸言其國可取。帝閔山東彫瘵。未忍勞之。十七年。鄧索請增懷遠戍。復不許。反遣使冊高麗王藏爲遼東郡

有悔之無及者

王既新羅來。言高麗百濟爲難。猶璽書往。諭未卽加兵。帝亦可謂有容矣。且前蓋蘇文手弑其王建武而立藏。

有悔之無及者

亂賊首逆。當移六師。非若隋大業時高麗王元之無罪也。新羅入貢。高麗與百濟謀絕其路。啟聾自夷。非若隋

有悔之無及者

煬帝幸啟明帳中。欲脅高麗入朝而伐之也。李世勣拔蓋。半張亮拔卑沙。帝拔遼東。白巖高延壽。高惠真。玄

有悔之無及者

請降。勝勢在唐。非若隋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於薩水也。然而無功同者。一病於親征。一病於專攻安市城。而

有悔之無及者

不直取平壤。隋煬之伐高麗也。庚質請留車駕。祇命猛將勁卒。倍道兼行。尉遲敬德。勸太宗亦然。帝不能鑑也。隋之銳師。頓於遼東。唐之銳師。頓於安市。集兵萬里。致命一城。中國雖善戰。不如東夷之善守也。高祖創漢業。

有悔之無及者

而有白登之圍。太宗創唐業。而有遼東之挫。得之四海。失之一隅。英雄同憤。沒而不忘。是以班師以來。帝喜怒

有悔之無及者

失恆。敕勒請吏備禮告廟。勒詩靈州。姑發無聊。以蓋前恥。未幾復造大船。謀征高麗。遺詔乃罷。斯誠痛失足於

有悔之無及者

末路。結長恨於身後矣。高宗繼之。乾封初。蓋蘇文死。三子相爭。李勣等遂平高麗。用兵之將。非勇於昔日也。又

有悔之無及者

臨之以庸主。大功忽立。實言忠所云。前未有覺。今乘其亂也。嗚呼。伐匈奴者。武帝而受朝者。元帝。伐高麗者。太

有悔之無及者

孫執事以正評義而錯綜
高祖大帝之德以事外

宗而蕩平者高宗夷狄廢興彼各有時豈盡繇中國兵力哉

吐蕃請和

○人貢是一事

○和親是一事

○勢力相抗是一事

唐太宗貞觀八年。吐蕃贊普棄宗弄讚遣使入貢。此吐蕃通中國之始也。十二年。吐蕃寇松州。侯君集擊敗之。
○入貢是一事
○和親是一事
○勢力相抗是一事
此。吐蕃寇中國之始也。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則中國與吐蕃婚矣。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擊破吐谷渾。詔
○叛服不常是一事
○勢力相抗是一事
鄭仁泰等分屯涼鄯備之。咸亨元年。薛仁貴郭待封擊吐蕃敗績。與論欽陵約和而還。則吐蕃漸大與中國抗
矣。三年。吐蕃遣仲宗入貢。儀鳳三年。李敬玄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敗績。永隆元年。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卻
之。永淳元年。婁師德擊吐蕃於白水澗。八戰八捷。則吐蕃忽貢忽叛。中國勞於用兵矣。武后垂拱四年。詔發兵
擊生羌及吐蕃。不果行。永昌元年。遣韋待價擊吐蕃。大敗。除名流繡州長壽元年。敕王孝傑等擊吐蕃。復取龜
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萬歲通天元年。遣婁師德等擊吐蕃。大敗。秋。吐蕃遣使請和親。郭元振請許之。久視元
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唐休景破之。長安二年。吐蕃遣使求和。冬。吐蕃寇茂州。陳大慈破之。中宗景龍元
年。吐蕃遣使入貢。自此迄於睿宗。中國累歲無吐蕃患矣。玄宗開元二年。吐蕃復寇渭源。薛納王俊敗之。六年。
○一大切而民革息是一事
○賜書始此
吐蕃請和十年。張嵩擊破吐蕃十五年。吐蕃寇甘州。王君奂追擊至青海西。破之。秋。吐蕃陷瓜洲。十七年。信安
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十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十九年。以詩書賜吐蕃二十五年。吐蕃西擊勃律。趙惠琮矯詔

力難冠氏之得失。朝貢人叛服已屈制方起而非兵

令崔希逸擊破之。二十八年，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二十九年，吐蕃四十萬入寇，臧希液帥衆五千擊

已得復陷

破之。冬，吐蕃陷石堡城。天寶六載，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反讚貶王忠嗣。七載，哥舒翰築神威軍應龍城。

當時勝勢在唐

吐蕃不敢近青海。八載，翰拔吐蕃石堡城，大抵玄宗之世。吐蕃每入，輒創卽爲寇而希矣。及肅宗卽位，戎患滋

昌代德繼緒，大寇遂見。遂至京輔，罹毒。天子出走，强同回紇罪而深僕固。大唐封疆感牙犁庭之盛淪，胥忽諸

抑何前後勢異哉！幽陵盜起，乘輿播遷，戎介西極，密邇王畿。隴右諸鎮安史所不爭得，規便而奄有，猶之秦亂

明於大勢之言

而匈奴大隋亂而突厥雄時地然也。然吐蕃本發羌支屬，禿髮衰種，俗事類氐，世隔華風。弗夜氏驅野馬，刺犁

牛跳躍西域，卽思通朝尚主，一不得，遂擊吐谷渾，攻黨項白蘭，上晉中朝。太宗不卽乘銳戡定，反下降公主，生

其侈心，築城夸耀，歲瞰邊庭。中宗時，棄隸蹠贊請婚，又以金城公主妻之。楊矩得厚賂，請西河九曲爲公主湯

爲患非淺追亡失計之始

沐。虜近與唐接，勢益張，易入寇，和親之失策也。辱國喪地於吐蕃尤甚。太宗甯能辭責哉？

突厥叛唐

命帥非其人，首卽喝破。

武后擊奚契丹，則命武懿宗擊突厥，則命僧懷義。女主失政之大者也。突厥自李思摩入朝，車鼻可汗被擒，以

後諸部盡爲內臣。北邊無寇者三十餘年。阿史德溫奉職，二部忽背，反時在高宗之季。未幾，咸伏其辜。皆裴行

歸功主帥

儉力也。高宗崩，武后僭制，骨鴻祿等爲寇，僧懷義出討，不見虜而還。骨鴻祿死，弟默啜立，入寇靈州，復命懷義

文貞之深
抑武功其
見微知著
雖常之識
有度者也
勿彼爲朝
厥之失策
見無而以中
意者也

討之不果行。嗚呼沙門而執司馬之柄。溼人而張九伐之師。史冊以來僅見而已。骨篤祿反改曰不卒祿。默啜反改曰斬啜。太后怒其叛則更其號。二虜固不懼也。王莽篡漢大分倒奴爲十五單于。烏珠留單于怒曰先單爲妃。默啜曰我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突厥世受李氏恩。今將輔立之。乃拘延秀遺書數朝廷五罪。夫漢人臣於賊莽唐人臣於武氏。天下習爲故常。不知其非也。夷狄君臣反能抗首不服。一矢加遺。其禮失而求之野乎。閻知微出使降虜。唐般若翻城應敵。是時邊城死義者自高徽外不多見也。交持累載。勉許彼昏猶高后忍冒頓之嫚。書苟幸無事。誰敢言樊噲之橫行。匈奴哉。玄宗定難。英武始奮。張仁愿築三受降城。郭虔瓘斬同俄特勒。突厥漸衰。默啜旋爲拔曳固所殺。獻首闕廷。遂至國內分爭。闕特勒殺默啜諸子。梅錄啜弑毗伽可汗。登利骨咄烏蘇白眉相次被誅。而突厥并於回紇矣。唐書載阿史稱亂。自泥熟匐至白眉。宗族迭攻。令終者鮮。較前二臣慮遠。皆在英主好大之世。豈可與匡衡石顯之阻甘陳同日道乎。

唐平奚契丹

孫執升曰
二國世爲

契丹與奚皆東胡種也。契丹之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逃潢水南。黃龍北至元魏。自號曰契丹。其

總契丹一筆

分註契丹一段

蕭宋固有違見殊非嫉妒功能。突厥始長

二臣慮遠皆在英主好大之世。豈可與匡衡石顯之阻甘陳同日道乎。

突厥不忘唐
漢唐諸人盡不知愧

唐臣至後世而武后反。將卒殞之。敵諸勢力。乃得之。之相怯。啖。爲禱。山。之殊。外二閭。憂甯也。

地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涇山。以自固。其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於突厥。以爲俟

分註奚一段

斤。奚則踢頓之後元魏時。自號庫真。奚居鮮卑故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霧。與突厥同俗。盛夏必

徙保冷涆山。山直媯州西北。至隋始去庫真。但曰奚。唐武德中。契丹大酋孫敖曹來朝。而君長或小入寇。當太

宗時。契丹帥窟哥。奚帥可度者。並帥所部內屬。賜姓李。自此世爲唐臣矣。李盡忠者。窟哥之孫。孫萬榮者。敖曹

之孫。忽殺趙文翹而反。則武后之萬歲通天元年也。武后自垂拱以來。專任酷吏。誅唐宗戚大臣郎將莫必其

命。獨小醜角鬪。策力不展。何女主之威能行於告密鉤距。不能行於蠻夷外方也。契丹既反。奚亦同叛。與突厥

相表裏。號兩蕃。后卽欲不用兵。不可得。然王孝傑戰敗。武攸宜徘徊漁陽。駱務整騎至武懿宗退據相州。后將

諸武。因謂子弟勇智。奔走禦侮。足耀遠國。乃上無寶憲燕然之功。而下有高克清人之刺。○其如皆不中用何。

○亦資外國之力

惡二虜。改萬榮曰萬斬。盡忠曰盡滅。猶然婦人之忿。犬雞之詛。無當讐伐。卽後日誅殞突厥。默啜實助有勞。豈

此舉自不可少。

○其機可畏如此。

大唐之聲靈哉。玄宗開元時。契丹可突干弑其主李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帥十八總管討之。定

亂。服貳誠稱義師。惜浚不行。稍稽天誅。踰三年。張守珪設計誘斬。殲厥渠魁。未靖安祿山敗北。赦而不誅。

委以范陽。數侵掠市功。久之。奚。契丹。稍衰。祿山遂反。然則貢若之酒。非特東胡酙毒。亦天子腐腸之藥也。唐盛

而亂。以營州衰而亡。以桂林易曰喪牛于易。詩曰敬之敬之。蓋可忽哉。

武韋之禍

二言斷定

武氏之禍成之者李勣甚之者李義府許敬宗高宗之欲廢王后立武氏也褚遂良韓瑗來濟涕泣固爭雖不能聽未嘗不心畏之他日獨問勣勣答以陛下家事毋問外人帝念遂決百口莫易也開元之末楊洞譖太子英鄂王瑤光王琚及薛鏞於玄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亦云陛下家事非臣等宜豫於是三子死東城驛鏞一言醜禍藍田賊臣亂宮闈搖國本者必以家事爲辭小人之故智內成人主之私外杜諫臣之口於唐尤信焉武后聖歷初武承嗣一言起舞三思求爲太子狄仁傑力陳不可太后謝以家事卿勿與知仁傑云王者以四海爲家何者非陛下家事引事相證臣備一言有回天之力位宰相豈得不知后感夢鸚鵡召還廬陵卒反周爲唐大臣遇主一段束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蓋可忽哉武后淫佚好殺其行事間類中才以上蘇良嗣批僧懷義而不問漢文之責汨比擬之精切鄧通也讀騎賓王檄文而歎其才高歎之惜王偉也圍兒譖害皇嗣王慶之請立承嗣立賜之死則族江充者不如其斷狄仁傑一心唐室宋環不禮諸張久任不衰則相楊愔者不如其明降而韋氏婦德益荒矣中宗昏猶高宗而甚之以愚韋后淫情慾愛愁隱約無賤愚且賤其人不可言也彼生長富貴中歷幽囚十四年間不聞臥薪飲血但祝見天日縱情慾愛愁隱約無怒武氏之心而慕武氏之樂志可見矣三思讎也委之以身五王親也刑若不及昔太宗葬高宗王后屬二三大臣謂之佳兒佳婦嗚呼若中宗者夫夫婦婦祖宗豈忍見哉武后欲自縊頭眩連死韋后淫不制遂

如固宗矣以所崩不色人觸闈切言於竊而當至心言節所之有之言首篇於女武中茲蓋略詳爲之接升傳曰孫楚執室再傳曰

之尤。始而理而類微。木小成之凶。生母略有太所達。婦人執才深固。不重其權。而又但升無升。故曰。

七

毒中宗。婦人始惑其夫。既則惡之。又甚則殺之。盜憎主人。婦怨無極。下愚當此。有死而已。徐敬業舉義匡復。不能鼓行洛陽。回翔揚潤。窮蹙敗死。猶翟義不能殺王莽。楊玄感不能殺隋煬。蓋上有商辛而歲惡未稔。非武王而觀兵太早。是以徒傷無益也。臨淄乘衆怒。斬罪人。則真甲子之師矣。

太平公主謀叛

以二主來伴說

大功未立

筆有風霜之威

高宗三女。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所生。太平公主。則武后出也。蕭妃女幽掖庭。年逾三十。不嫁。太子弘奏請出降。后怒。日配當上翊衛。太平下嫁薛紹。則假萬年縣爲婚館。翟車火燎。道樾爲枯陵。辱他生寵貴己。女婦人不仁。陰性使然。且后生四子。弘薨。合璧賢殺巴州。既忍其子。何愛於女。太平寵愛特厚者。以其類己也。儀鳳中吐蕃請尚太平。后不欲棄之。遠夷度爲女道士。築宮薰戒。以拒和親。久之。主紫袍玉帶歌舞。帝前戲言。乞賜駙馬。乃嫁紹。紹死。更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罷婚。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蓋武后愛主。不異呂后之愛魯元。而太平失行。甚於平陽之適衛。青人倫道盡。后實倡之於太平。何誅武后。臨朝二十一年。主蒙愛倅。不聞顯過。張易之兄弟之誅。頗與有力。玄宗討韋后。復預祕計。遣子薛崇簡從事定。據溫王下御座。奉睿宗卽位。國家征討。廢立事。非兒女子所知。太平生長閨闥。資決大謀。權略英武。百過中宗。非若長甯奢侈。安樂妖淫。徒恃傾朝之貴。見榮妃主也。爲若策者。一心相王。永戴臨淄。親兄之子爲帝。與兄之長自爲帝。甯有一哉。然勢極重者。不反。

太平才略與他主異

情理明透

深罪武后之言

悔罪已甚

恐不宜與之相類

一死之外無餘事

櫟太高者慮奢太上之妹天子之姑宰相出其門庭六軍繇其呼噭庸愚則喜其易制英明則畏其除已積鬱成逆勢所必至其握寵也以才致死也亦以才婦人不可有才尤不可使有功太平其明徵矣武氏之亂決於李義府許敬宗韋后武三思之亂決於崔湜鄭愔太平之亂決於竇懷貞蕭至忠非小人不附女子非女子莫容小人若懷義什方穢濁宮禁靜能慧範參圖弑廢人非衣寇害同亂賊君子所謂非類小人則以爲其類也

李林甫專政

棺者前獄死亂盡中棺入排杜林稱甫執升曰
而卒之信求林甫聲已始終幾篤險之則附
唐至信起葬林甫大遂委政也之則附
時剖任雖大身大遂自專以之則附
唐高祖之信求林甫聲已始終幾篤險之則附
杜援在內抑勝已絕言已始終幾篤險之則附

唐時賊臣許敬宗李林甫稱首三賊皆死牖下敬宗享年八十一其所遭際卽元載盧杞弗若也敬宗義府繇倡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致寵林甫結玄宗亦繇附武惠妃小人遇主必窺掖庭之間求袵席之助微矣哉唐書列傳云源乾曜執政素薄林甫不與以郎官裴光庭夫人武三思女也嘗私林甫高力士本出三思家武氏令薦林甫入相會帝用韓休武氏復語林甫代爲休請休旣相重德之遂內外延譽登相位彼固長平肅王曾孫其進取率以武氏力蓋高宗以來洎泊小人皆武黨也女子之寵終於惠妃小人之禍極於林甫非獨人事若有天道焉敬宗應對帝王辨濟潔高宗美其多文義府獻承華箴文致儻直兩人卽陰賊猶以博文顯林甫不學發言鄙陋甚於伏獵侍郎兼張九齡以文學進守正持重難乎爲繼林甫以駢捷乘之拊背扼吭何哉漢武帝相公孫弘石慶不相汲黯董仲舒世謂英主用人喜柔順畏直方崇長厚忌有才洵矣然玄宗明識

○敍林甫進用之由

○歎良痛恨之聲

○世事真有幸有不幸
○小人術數大概若是

千古炳戒

○小人女子常相依附
○語猶異可思

之福
於亂而相
謂靠丘已莫
此知言
機分治林九壤

遠不及漢武。林甫狡猾。又非弘慶比也。彼相於開元之二十四年。卒於天寶之十一年。十九年間。責極人臣。寵溢天下。帝一意任之。謂年和歲豐。四境無事。君臣同德。可免後憂。及是時。窮聲色。恣游娛。莫非林甫功也。胡亥欲圖極樂。始專趙高。玄宗蠱惑後宮。始專林甫。爲林甫者。開元時天子之愛。在武惠妃。則附武氏。天寶時天子之愛。在楊貴妃。則附楊氏。後日用天子之所愛。而天子果以爲林甫愛我也。李林甫相。而國家安。安祿山相。而邊境安。帝意自此忘老矣。且祿山之貴。幸林甫之大利也。胡人用。則文人疎。賊臣用。則大臣遠。祿山出入禁中。唐室之辱。林甫獨心喜之。竊謂祿山不奪我相。又可驅除他人。卽久握兵。庸何傷。及范陽師起。天子流離。彼考終久矣。養一人之欲。而不虞其死。造天下之亂。而不與其禍。卽剖棺抉珠。焚骨揚灰。豈償厥辜哉。

揭出唐玄宗裏
一舉而兩得之
天子在其術中

道盡檢小行徑

姦臣聚斂

宇文融
楊慎矜
韋堅
楊釗

語喝破

王鉉

韋堅

楊釗

韋堅

諸臣言。刻下加剥。謂其神石。或用反覆。或改段。皆有一行文。其生。其死。其勢。必然。慎矜厭勝。禍及慎餘。慎名。王鉉與邢縡。蓄兵鉉家。連坐。兄弟同利。末亦同害。彼宗族榮寵處。非

張執升曰。成刺下。其怨苦。天生百姓。其因有修。凶終覆轍。若一小故態。或用實發。或用反挑。或改段。皆有

事者固屬僅之興利之舉皆利順成多已見林甫誅殺之最狡此色未盡蓋其更補之義固不以

其據豈足福乎。融敗於信安王。禕敗於陳希烈。堅懷矜則皆林甫所殺也。鉉絲慎矜致貴中道附林甫作飛牒陷覆其家後五年。鉉亦族滅。慎矜之獄盧鉉妄殺張瑄。瑄見崇猝死。天道出反。如響應聲。林甫日殺人不聞逆凶。豈惡過其量。造物冥冥亦無如何哉。堅等縱橫言利。皆祖宇文公私騷然。海內集怨。林甫因人之讎去己之疾。陰賊鬻發。不遺餘力。鉉雖厚善。聲跡既露。即推而遠之。不一引手。小人但能擠人於死。不能脫人於難。蓋善殺者其才止殺者。非其心也。且諸臣聚斂。咸筦財利之權。競作威福。世卽得指而斥之。其名穢。其害烈。一入其中。沒世不出。林甫家富敵國。凡朝廷興利敝民之舉。悉唯諾。順成而獨不顯預其名利。則歸已害則人任此。

諸臣所以皆死於林甫也。

楊氏之寵

楊執升與孫氏詳於正史。指其文亦略矣。惟知唐帝遣使即患妃。帝責其深。罪當重。自蜀師追祿忠相寵。亦自爲念。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母武惠妃。頻產不育。瑁生甯王。養之邸中。故封建獨晚。其妃楊氏。冊於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天寶四年八月。明皇納之宮中。天下亂不可支矣。李林甫國家之賊。相之十有九年。亂已有餘。又益之以貴妃楊國忠。是速亂也。韓非有云。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明皇之相林甫。蠹木隙牆也。更寵貴妃。任國忠。則疾風大雨也。國忠飲酒蒲博。見擴宗黨。發憤從軍。張寬撻之。無行若此。豈有范睢摺張儀掠笞之恥哉。太真妃卽貴寵。乃其從祖妹黃緣親。驟進執政。咸非觀津。而賞愈成陽。殉之以國。不亡何。

當是天亦縱兎人語更刺骨

從來小人如此

陰險狡猾林甫其尤

配合具切

何嘗素有大志

惟楊氏之可一歎

此是惟情事何須多論且

待安祿山柳城賤胡。又敗北當死。帝違張九齡之言。免其刑誅。國法已謬。忽引入宮中。母事貴妃。彼昏不知。何至此極。夫齊湛使士開握梁。中宗爲三思點籌。此皆無道愚主。甘居下流。立宗身定國難。治成太平。遠病狂易。自亂。帷牆。遷條戚施。爲世僇笑。斯蓋天奪其魄。人爽其常。鳥獸爲羣。則夷虜入室。晚禍崇酷。事應固然。國忠與林甫。祿山。皆小人之雄。氣類相求。宜驩好無間。乃林甫既死而誣之。祿山將叛而激之中以危法。幸其傾敗。惟恐不及。始信君子能用君子。小人必不能容小人。嫉妒其天性也。漁陽變。至帝下命親征制太子監國。國忠恐懼。令三夫人說貴妃。銜土涕泣。其事遂寢。既疑哥舒翰趣之急戰。潼關失守。京師尙無可動。忽倡幸蜀。狼狽出走。彼以爲蜀固我家。天子卽失長安。楊氏姊妹兄弟。猶歸故鄉耳。帝心亦幸有貴妃在。流離一國。尙樂可忘死。不意陳玄禮等之議其後也。國忠避禍益急。趁死益蚤。其臣生刺雄。其君沒傷紫禡。非此大亂。孰爲大哀鳴呼。

安史之亂

於太子而歸唐。執升所向。風靡向。安史倡亂。承平日。行黜。薛。裴。同。施。其。

安祿山史思明。幼同鄉里。思明除日生祿山。歲日生長。相善。並以驍勇聞。後俱叛唐。亂天下。晚遭子禍。慶緒朝懷。甘心弑逆。於是祿山腸流牀上。思明尸歸橐駝。一賊少壯同事。死禍不殊。身爲亂臣。家有賊子。可稱殷鑒。祿山。告所萃。謀付之一歎。